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三

起闕逢敦牂盡柔兆涸灘四月凡二年有奇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下

十三載春正月己亥安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甲辰太清宮奏學士李琪見玄元皇帝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唐初詔敕皆

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常卿均皆翰林院供奉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垪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乙巳加祿山左僕射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丙午上還宮 安祿山求兼領閑廐羣牧庚申以祿山爲閑廐

隴右羣牧等使祿山又求兼總監壬戌兼知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爲武部侍郎充閑廐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十匹別飼之 二月壬申上朝獻太清宮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大皇太帝癸酉享太廟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光孝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甲戌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

帝赦天下 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冊命
巳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回羅
等勲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
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
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三月丁酉朔祿
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
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
板立於岸側十五里一更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
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
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
士餽之長樂坡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
怏怏必知欲命爲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國忠曰此
議他人不知必張垧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張均爲建
安太守垧爲盧溪司馬垧弟給事中垧爲宜春司馬
哥舒翰亦爲其部將論功敕以隴右十將特進火拔
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歸仁爲驃騎大將軍河源軍
使王思禮加特進臨洮太守成如璆討擊副使范陽
魯炅臯蘭府都督渾惟明並加雲麾將軍隴右討擊
副使郭英乂爲左羽林將軍英乂知運之子也翰又
奏嚴挺之之子武爲節度判官河東呂諲爲度支判

官前封丘尉高適爲掌書記安邑曲環爲別將程千里執阿布思獻於闕下斬之甲子以千里爲金吾大將軍以封常清權北庭都護伊西節度使夏四月癸巳安祿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李日越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侍御史劔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得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秋七月癸丑哥舒翰奏於所開九曲之地置洮陽澆河二郡及神策軍以臨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陽太守充神策軍使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武部侍郎吉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文部侍郎韋見素和雅易制薦之八月丙戌以希烈爲太子太師罷政事以見素爲武部尚書同平章事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

甫監卷三百七

尹李峴不附已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
峴諱之子也上憂雨傷稼國忠取木之善者獻之曰
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
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
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
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冬
十月乙酉上幸華清宮十一月己未置內侍監二
真正三品河東太守兼本道採訪使韋陟斌之兄
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贓汚事
下御史按門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於安祿山復爲

國忠所發閏月二寅具陟在嶺尉溫澧陽長史安祿
山爲溫訟寃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戊午上
還宮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
三十八鄉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萬九千一
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二
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
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忠
曰祿山父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
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素

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
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遂巡不敢
言上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
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請闕以
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翽
爲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
發更遣中使輔瑒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瑒琳
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
國忠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
其鎮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慮也言訖寢循華原人也

時方節度使

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

得風疾遂留京師家居不出 三月辛巳命給事中

裴士淹宣慰河北 夏四月安祿山奏破奚契丹

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爲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

安祿山歸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

迎盛陳武備然後見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

得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使京兆

尹圍其第捕祿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之祿

山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密報祿山

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昏手詔召祿山觀禮祿

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車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亦泄上託以他事撲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且曰朕新爲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隱又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詣京師即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數日遣還亦無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 八月辛卯免今

載百姓相唐

冬十月庚寅上幸華清宮

安祿山

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土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决意遽反獨與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尚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

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九十五萬衆號
二十萬反於范陽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
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巖守大同諸
將皆引兵夜發詰朝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以討揚
國忠爲名榜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
於是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舉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
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
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
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
敢不之者祿山先遣將軍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

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杜元
翹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
祿山反上猶以爲惡祿山者詐爲之未之信也庚午
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德色
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
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
琛詣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萬人
隨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
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
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

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
悅壬申以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乘驛
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
備甲戌祿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執楊光翽見祿山
責光翽以附楊國忠斬之以徇祿山使其將安忠志
將精兵軍土門忠志奚人祿山養爲假子又以張獻
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祿山至藁城常山
大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
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
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杲卿歸

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
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果卿思魯之玄孫也丙子上
還宮斬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
度使安思順爲戶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爲太僕卿以
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
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置河南節度使領
陳留等十三郡以衛尉卿猗氏張介然爲之以程千
里爲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
榮王琬爲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
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

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
飛騎曠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
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丁
亥安祿山自靈昌度河以緼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
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祿山步騎散漫人
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
授兵登城衆恐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
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
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
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望爲節度使守陳留

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
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
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
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
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數
日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
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遺親客密懷購賊
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杲卿之從弟也安
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詖拒之士卒乘城者聞

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殺無諛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爲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於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愬謂御史中丞盧弈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弈許諾愬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愬潰去愬獨坐府中弈先遣妻子懷印聞

道入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廡使人執愬弈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弈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愬文水人弈懷慎之子清欽緒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爲河南尹封常清帥餘衆至陝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

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
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
未至關中恐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
廷得爲之借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晤爲
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
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
守李隨起兵拒之祗禕之弟也郡縣之不從賊者皆
倚吳王爲名單父尉賈賈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
晤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 庚子
以永王璘爲山南節度使江陵長史源洧爲之副穎
王 爲劔南節度使蜀郡長史崔圓爲之副二王皆
不出閤洧光裕之子也上議親征辛丑制太子監國
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
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
豐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
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號秦三夫人
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
妹併命在且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銜土
請命於上事遂寢 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
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

其黨段子光齋李愷盧奔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河內穆寧共斬道玄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玄首謁長史李暉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遊奕將訾嗣賢濟河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爲盟主軍事皆禀焉祿

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兵萬人圍饒陽 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齋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旣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爲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

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旣死陳尸遽祿
仙芝還至聽事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自隨乃謂仙
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
遇敵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滅糧
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
之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衆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
翰病廢在家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
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仍敕天下四面進
兵會攻洛陽翰以病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爲御史
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爲判官蕃將火拔歸
仁等各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
闕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田良丘良丘復不敢
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
壹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鬪志 安祿山
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二儀擊
敗之子儀乘勝拔靜邊軍大同兵馬使薛忠義寇靜
邊軍子儀使左兵馬使李光弼右兵馬使高濬左武
鋒使僕固懷恩右武鋒使渾釋之等逆擊大破之坑
其騎七千進圍雲中使別將公孫瓊巖將二千騎擊
馬邑拔之開東陘關甲辰加子儀御史大夫懷恩哥

濫拔延之曾孫也世爲金微都督釋之渾部酋長世
爲臯蘭都督 顏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真定令
賈深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丘丞張通幽皆
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顏真
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
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
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
詣郡受犒資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表履謙馮虔
等攜酒食姑 示往勞之并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
取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井陘之衆有以

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卿使馮虔往擒之南
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醜杲
驛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杲卿曰今
大守欲輸力王室旣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
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
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脅今且宣聲云李光弼
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
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
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
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命

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
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
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
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
入漁陽招賈循邺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
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
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
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
召循朝陽至漁陽引循屏語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
以別將牛廷玠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
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隱者
之得免 初祿山欲自將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
變而還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內北擊常山 戊申
榮王琬薨贈謚靖恭太子 是歲吐蕃贊普乞黎蘇
籠獵贊卒子娑悉籠獵贊立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上

至德元載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
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
為中書侍郎 李隨至睢陽有衆數萬丙辰以隨為
河南節度使以前高要尉許遠為睢陽太守兼防禦

使濮陽客尚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霞為衙前
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 顏杲卿使其子
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龜于京
師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
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
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為功毀短杲卿別遣
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
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
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
城陷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

王承業使者至京自玄宗大喜拜承業羽林大將軍
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為衛尉卿朝命未
至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
曹我秦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
耶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
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
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
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腓謁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
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罔之杲卿履謙比死
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史思明

李立節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
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
等郡復爲賊守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
之河間司法李奐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暉遣其子
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 上命郭子儀罷
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
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爲河
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甲子加哥舒翰左
僕射同平章事餘如故 置南陽節度使以南陽太
守魯炆爲之將嶺南黔中襄陽子弟五萬人屯葉北

以備安祿山久未許原爲潁川太守兼防禦使

爲副使愿故太子瑛之妃兄堅王之曾孫也 乙丑

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 巳巳

加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真卿以李暉爲

副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使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蕃漢

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巳亥至常山

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

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

行視吾此衆可敵思明否今爲我計當如何汝策可

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其矢發發相繼賊不

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小慙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南逢壁度慙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爲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上以吳王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

安祿山逼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
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
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
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爲將使東擊淮陽救兵
于襄邑破之俘百餘人拘於雍丘將殺之往見李庭
堅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間
入雍丘庚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張巡
力戰却賊因兼領賈衆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
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衆奄
至城下衆懼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

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
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
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
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
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
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
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
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初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
山反謀因入朝奏之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
罪也哥舒翰素與之有隙使人詐爲祿山遺思順書

於關門擒之以獻且數思順七罪請誅之丙辰思順
及弟太僕卿元貞皆坐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
救由是始畏翰 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
軍于代 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
河南節度使 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為范陽
長史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采訪使真卿以張
澹為度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
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
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
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

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
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
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
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
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
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為乎
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
以當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
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哉真卿竒之欲與之兵
衆以為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

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以爲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曰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者同置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復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于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

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每
事容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真卿不以爲嫌真
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
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馥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
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參軍長
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 李光
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
乏草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
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爲方陳而行賊不能奪蔡
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瑒之部之光弼遣使告急於

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
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
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
節殺之瑊釋之之子也思明收餘衆奔趙郡蔡希德
奔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思明
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至屯結多至二萬
人少者萬人各爲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
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
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
山太守郭獻瓌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恒

陽就食 楊國忠問士之可為將者於左拾遺博平張綽及蕭昕鎬昕薦左贊善大夫永壽來瑱丙午以瑱為潁川太守賊屢攻之瑱前後破賊甚衆加本郡防禦使人謂之來嚼鐵 安祿山使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譽殺之平盧遊奕使武陟劉客奴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賈載齎糧及戰士衣助之真卿時惟十子頗纒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為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玄志 平盧 大都護董秦為

平盧兵馬使

南陽節度使魯炅立柵於澧水之南

安祿山將武令珣畢思琛攻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唐紀三十四

起柔兆浹灘五月
至九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之上之下

至德元載五月丁巳吳衆潰走保南陽賊就圍之太
常卿張垧薦夷陵太守虢王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祗
為太僕卿以巨為陳留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兼統
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
使魯吳國珍本特柯夷也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趣
南陽賊聞之解圍走 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
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

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先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壬午戰于嘉山大破

之斬首四萬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營奔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爲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爲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爲尚莊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

衆未更行陳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尚
莊皆佐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
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爲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
能豁我心事即召尚莊置酒酣宴自爲之歌以侑酒
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祿山議棄洛陽走歸范
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
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爲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
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
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
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

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
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上
許之使劔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萬人屯灊上
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
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灊上軍隸潼關六月癸未召
杜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崔乾祐在
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
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爲逆豈肯無備
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
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况賊殘虐失衆兵

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
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
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
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
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
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
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己丑遇崔乾祐
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
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
翰與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

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
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
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踈
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
後兵旣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須臾伏
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
槍槩不得用翰以羶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
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羶車之前縱火
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
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

精騎自南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間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數百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入關關外先爲三塹皆廣二丈深丈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餘衆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衆叩頭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戰

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繫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會賊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平魯炁在南陽陛下留臣使以及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爲司空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不效乃囚諸死中潼關旣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

通鑑卷一百八十五
五
四
所在守兵皆散。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但遣李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劍南。聞安祿山反。即令副使崔圓陰具儲侍以備。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遽流涕。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仗下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號入宮。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爲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劍南節度大使。顏王璪將赴鎮。令本道設儲侍。是日上移仗北內。旣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爲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歛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

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
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
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
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又募人攝
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
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
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柰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
力士使撲滅乃來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
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
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
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
舂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上皆酬其直慰勞之衆
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
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
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
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
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
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
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
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四百七十五
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膳而至
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令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
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縣令亦逃縣民皆
脫身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
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
賤無以復辨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
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
東討丙申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
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
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

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
鞍國忠走至西門內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
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
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
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爲亂兵所撻腦血流地衆曰勿
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誼譁問外何事
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
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
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
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衆

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
 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
 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
 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
 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
 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請罪上慰勞之令曉諭軍
 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為行
 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
 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
 追捕誅之于西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

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反
 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
 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眾心竟不
 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東
 向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于眾眾以為然乃
 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
 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為之按轡久之乃令太
 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
 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
 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眾至數千人太子不

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
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
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
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
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
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
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兩京削平四海使社
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
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乎廣平
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其意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
使俶馳白上 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曰
狀上曰天也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厩馬從太子
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
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
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內
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
子也 己亥上至岐山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過宿
扶風郡士女潛懷去就徃徃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
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
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老託任

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知卿等皆蒼猝從朕
不得別父母妻子芟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
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
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
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絲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
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霑襟衆皆哭
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父曰去留聽卿
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既留莫知所適廣平王俶曰
日漸晏此不可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倓曰殿
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略識其
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
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
無貳心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
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
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
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
通夜馳三百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
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
太守徐穀亦走又斬之 庚子以劔南節度留後崔
圓爲劔南節度等副大使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壬寅上至散關分扈從將士爲六軍使賴王璈先行詣劍南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郡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圓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瑀爲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採訪防禦使瑀璉之弟也

王思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爲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爲隴右節度使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招其部落以思禮爲行在都知兵馬使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以張通儒爲西京留守崔光遠爲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孝哲爲祿山所寵任尤用事

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垪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賊將皆麤猛無遠略既克長安自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

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却之與郭子儀比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備將景城河間團練兵守常山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初顏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即歛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

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戩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爲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暹之族子涵道之曾孫也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

武悉命撤之

甲子上至普安憲部侍郎房瑄來詔

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

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垰父子受陛下恩

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爲相而

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

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

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

矣即日以瑄爲文部侍郎同平章事初張垰尚寧親

公主聽於禁中置宅寵渥無比陳希烈求解政務上

幸垰宅問可爲相者垰未對上曰無若愛壻垰降階

拜舞旣而不用故均懷快快上亦覺之是時均均兄弟及姚崇之子尚書右丞亦蕭嵩之子兵部侍郎華韋安石之子禮部侍郎陟太常少卿祗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嘗曰吾命相當徧舉故相子弟耳旣而皆不用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漠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衆心爲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群臣舞蹈流涕歔歔尊玄宗爲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以

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採訪使爲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爲之以陳倉令薛景仙爲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又爲天水太守兼防禦使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旬日間歸附者漸衆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良娣

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是益憐之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爲之傅長沙太守李峴爲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廣隣大都督領江南東路交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鄂督府長史史彙爲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爲都副大使豐王洪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爲之傅充都副大使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號王巨等並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琦珙皆不出閣惟璘赴鎮置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使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爲黔中節度使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爲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

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彙秩之弟也

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剗其心以祭安慶宗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楛搗其腦蓋流血滿街已已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 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渙迎謁上皇與語悅之房瑄復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韋見素為左相渙玄暉之孫也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為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常謂

之先生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得歸隱居潁川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戈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殿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眾 賊遣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却之 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縉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又

擒斬之 同羅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竄匿
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為賊且遁矣遣吏卒守
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祿山元遠乃與長安令蘇震
帥府縣官十餘人來奔己卯至靈武上以光遠為御
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以震為中丞
震瓌之孫也祿山以田乾真為京兆尹侍御史呂諲
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繼詣靈武以諲器
為御史中丞綰為起居舍人知制誥上命河西節度
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
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
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
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即白宰如數
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
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
敕改扶風為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
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
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
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
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
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

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縋賊驕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衆屯白沙渦巡夜襲

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衆媯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河北諸郡猶爲唐守常山太守王侑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遷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

敵若以家國爲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
勲盛烈孰與爲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旣陷
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
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成思報國競相結
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
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
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
竟疑不決承恩承珙之族兄也是月史思明蔡希德
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僞降伏甲於城上思
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奔博

陵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爲工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并致赦

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於

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

益堅矣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

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爲

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爲戶部尚書比都留

守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

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

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悔易承業光弼

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爲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 回紇可汗吐蕃贊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 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爲今方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即以琦爲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擊大破之殺

大半庭望收軍夜遁

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

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丁酉制自今改制敕爲

誥表䟽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

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己亥上皇臨軒命

韋見素房瑄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辛

丑史思明陷藁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

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

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

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

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

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

食不耻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已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鑿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群臣於凝

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徃徃歔歔泣下賊皆露刃

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

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祿山聞嚮曰百姓乘

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

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

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

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

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

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徃徃殺賊官吏遙應官

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

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

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

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

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

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

弱屢逢寇盜倭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倭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倭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倭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倭聞之謝泌曰此固倭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

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旣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倭入則泌在府泌入倭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孰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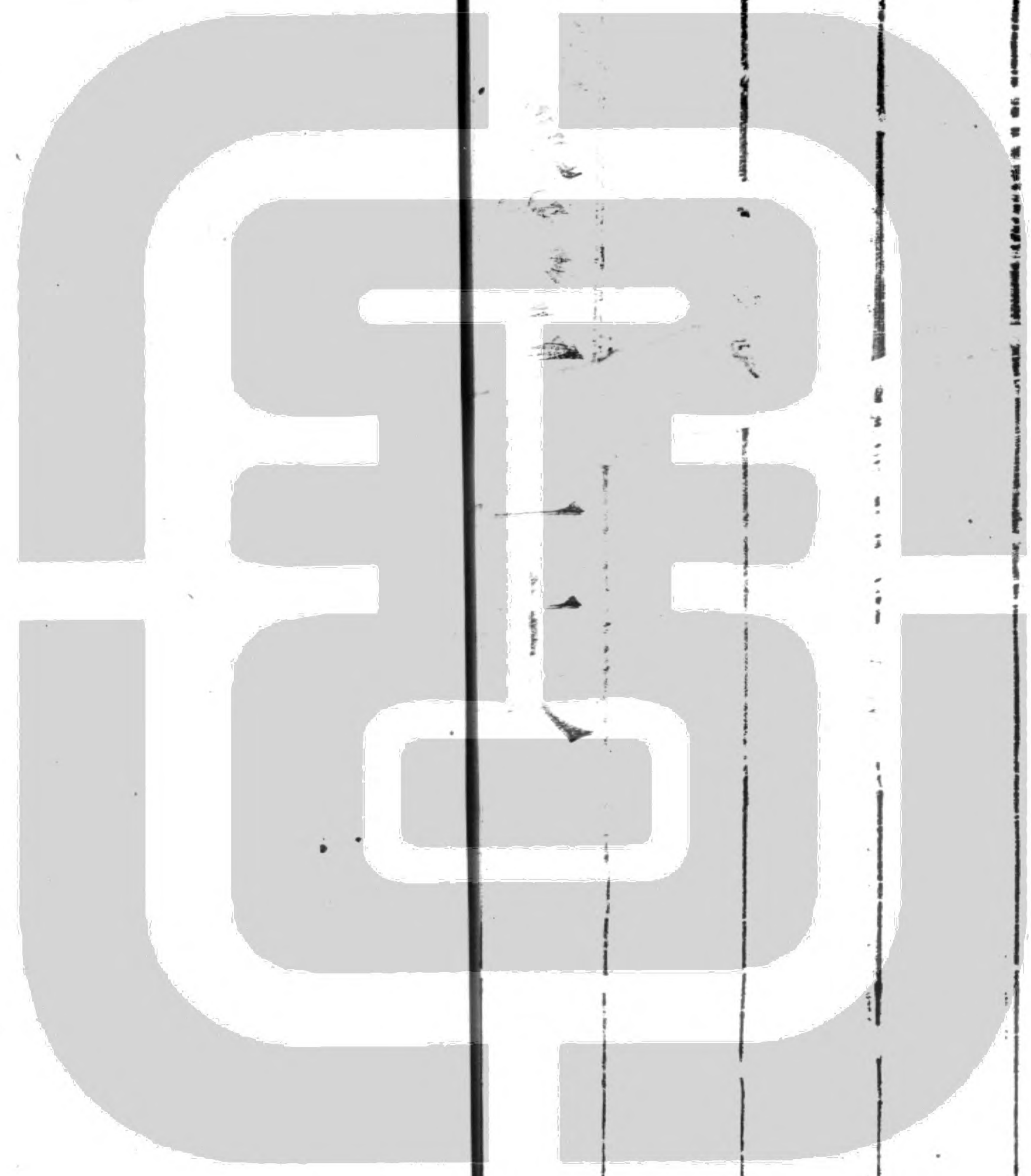
使送府必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
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倣與泌掌之 阿史那從
禮說誘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衆聚於經略軍北
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左武鋒
使僕固懷恩之子玠別將兵與虜戰兵敗降之旣而
復逃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
同羅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
幽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
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
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

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贖軍
上從之戊辰發靈武 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
上斬之 丙子上至順化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
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
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寶冊於別殿朝夕
事之如定省之禮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
素聞房瑄名虚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
爲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爲已
任知無不爲專決於胷臆諸相拱手避之 上皇賜
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

通鑑卷二百七
四百十
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
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閣中言曰鄉里之舊何至於
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廊
下聲聞於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
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
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李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
語及李林甫欲殺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
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
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
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

當是時朕弗保朝夕朕之令主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
但未及害卿而死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
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
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
爲用韋妃之故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
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
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
不已宅夕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
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
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

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
從之 南詔乘亂陷越舊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
國皆降之



亦

